



妹妹，對不起！

文 / 二哥

五十五歲的大妹在電話上告我：「醫生說我只剩下三個月到六個月可活。」我聽了非常難過，也只能說：「妹妹，對不起！」身為外科醫師的哥哥竟然無法保護妹妹，也無法防止這種悲劇發生。為此我自責，也為妹妹不平。

2004年8月1日我到機場接爸爸時，爸爸告訴我妹妹因黃膽被送進醫院，我的專業訓練使我感到事態嚴重，趕緊打電話找她當內科醫師的兒子，他說內視鏡看到膽道癌，頓時晴天霹靂，天昏地暗。雖然曾治療無數癌症病患，但這種病發生在親妹妹身上時，還是難以接受，拒絕相信。大妹是性情中人，人緣很好，平日非常注重身體，每年定期體檢，怎麼還是讓癌症得逞？

第三天我已在飛往臺灣的飛機上，十幾個小時的飛行途中，與妹妹相處的童年往事，彷彿如電影般，歷歷在目。

妹妹小我二歲，是五個兄弟姊妹中與我最親近、最談得來的一個。小時候是我的小跟班，不是到街上看熱鬧，就是到小河「摸喇子」，或到田野中烤蕃薯。有時我爬到樹上摘水果，她就在地上接我丟下去的水果。

寒暑假一起到一公里外的鳳梨公司打工，中午一起吃帶去的便當，她總是將她的蛋和肉分一半給我。在打工時她遇到一位也在打工的男孩，彼此互相欣賞，開始交往。他是一位從不發脾氣的人，也是妹妹唯一交往的男友，後來成為她的先生。

我們小時候的時代重男輕女，我們家也不例外，但我非常反對，常常挺身護衛妹妹，與父理論。女孩子要幫忙做家事，洗衣洗碗，我也儘量幫妹妹洗。雖然經過多年抗議，父母仍然改不過來。

高中時有次窺見妹妹的日記，字裡行間傷心自憐，充滿悲觀及失望。看了令我心酸，約她出去走走散散心，告訴她我看了她的日記，非常同情她，她突然號啕大哭，我也與她抱頭痛哭。從此對父親的權威相當抗拒，與父母很少談心，頂多聊天。

我北上唸醫學院，妹妹也到臺北，兩人更是相依為命，互相照顧。妹妹生性溫順，從未與人爭吵。她結婚時，我非常為她高興，對她的先生及婚姻很有信心。果然她婚後非常幸福美滿，先生事業有成，也很疼愛她。生了二男三女，個個爭氣上進，非常孝順。老二也是醫師，這次妹妹生病住院，他盡力照顧，令我感動。我遠在異國，只能電話關懷。

飛機終於在桃園機場著陸，妹婿載著我直奔醫院，與妹相見，彷彿隔世，相擁痛哭：「二哥為什麼我會得這種病？我每年都檢查，我好怕，我還不想死啊！」我只能將她抱得緊緊地，陪著她哭，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。

只好說：「妹妹，對不起！我是個失敗的哥哥，也是個失敗的醫師，我沒有好好的照顧你的身體。但願得癌的是我而不是妳，妳過得這麼快活，而我卻活得很辛苦。」

妹妹仍然跟病魔搏鬥，眼看病魔一步一步吞噬著她，心如刀割。多年來當醫師的滿足感消失殆盡，感到非常無力與無奈。倒是妹妹意志堅強，逆來順受，不怨天，不尤人。最近受洗歸主，內心更平安，常感謝醫護人員的照顧及家人朋友的關懷與扶持。她只有兩個願望：再活六個月看到孫子的出生及最小的兩位雙胞胎女兒大學畢業，求上帝成全。